

W.E.B.

〔美〕 W.E.B.格里芬 / 著

付蕾 / 译

群众出版社

美国军方的桂冠诗人
美国战争惊险小说教头

人质

格里芬反恐惊险小说

The
Hostage

〔美〕 W.E.B.格里芬 / 著

付蕾 / 译

人质

格里芬反恐惊险小说

The Hostage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质 / (美) 格里芬著; 付蕾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1

(格里芬反恐惊险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The Hostage

ISBN 978-7-5014-4360-4

I. 人… II. ①格…②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221 号

图字: 01-2006-5931

THE HOSTAGE BY W. E. B. GRIFFIN

copyright © 2005 by G. P. PUTNAM'S SO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2009 by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人 质

著 者: (美) W. E. B. 格里芬

译 者: 付 蕾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60-4/I·179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0)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9)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31)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72)
第十章	(192)
第十一章	(212)
第十二章	(227)
第十三章	(245)
第十四章	(261)
第十五章	(278)
第十六章	(299)
第十七章	(317)
第十八章	(334)
第十九章	(349)
后 记	(372)

第一章

【一】

2005年7月12日16时30分

奥地利,维也纳

维也纳国际机场

每次抵达维也纳国际机场,身为美国人的让-保罗·洛里默总会感到或气馁、或尴尬,或兼而有之。因为进入机场后,首先跃入人们眼帘的便是一家星巴克咖啡店。

狂妄的美国人!到维也纳来卖咖啡!还用这么耀眼的红色霓虹灯做招牌!

让-保罗·洛里默博士是肤色很深的那类黑人。他今年46岁,矮胖且秃顶,说话带鼻音;穿着走在欧洲流行前沿,比如小巧的黑框眼镜、意大利路夫鞋(与其说他是穿着鞋倒不如说是拖着鞋晃晃荡荡地摇摆);博士论文写的是中欧历史。他知道,那里在17世纪就有了咖啡。

洛里默博士还知道,土耳其军队在1675年围攻维也纳战败而逃后,落下几袋“黑色的草料”。一个曾在土耳其居住的维也纳人——弗朗兹·乔治·科尔席兹基,认出了那是咖啡。于是,科尔席兹基马上开了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他还启用了过滤方法去除咖啡渣,添加奶、糖,对咖啡进行了改良。

他很快取得了成功。咖啡几乎立即成为奥匈帝国上流社会的组成要素,并从维也纳流行到了世界各地。

洛里默一摇一摆地绕过星巴克店前的一队游客,反感地摇摇头。现在,美国人倒以为是自已像发明可口可乐一样发明了咖啡,要把它推广到全世界?

让-保罗·洛里默博士现在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过去的22年里,他在联合国供全职,个人级别在近五年里提升为部长级。

他是机构间协调机构的欧洲部主管。该机构总部设在巴黎,因此他在那儿度过了20多载。几年前,他在法国第七郡的先生大街购置了一套公寓,并计划在合适时在蓝色海岸的某个地方买一栋小点的房子。直到最近,他才开始考虑起回美国居住一事。

洛里默将手中盖有金章的蓝色美国护照飞快地朝入境处官员挥了挥。

他走到出租车旁,一边看着司机将他的小提箱放进梅赛德斯一奔驰,一边用德语告诉司机,带他去位于科伯泽加斯大街的一个地址。

洛里默对维也纳抱有复杂的感情,其中多半是负面的。首先,从巴黎乘飞机来这里很麻烦,没有直达服务,必须先到伦敦或布鲁塞尔转机。这次因为希望尽快赶到这里,

他便先到伦敦转乘。从伦敦飞到这里需要一个半小时,比经布鲁塞尔转乘要快两个小时。

当然了,也有“莫扎特号”火车,不过那样花费的时间就相当漫长了。所以,只要有可能,洛里默便会派手下处理维也纳的事务。

当然,这也是座美丽的城市。洛里默认为,这是一个虚无帝国的首都所在。但是这里的生活开销很大(这点现在再也不会对他造成影响),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氛围。巴黎实际上不存在这些问题,这是洛里默钟爱法国且尤爱巴黎的一个原因。

他收起不快的思绪,开始想让他高兴的事。虽然巴黎女人没有任何不妙之处,但来一点变化总是好的。在维也纳,你可以遇到来自波兰或俄罗斯的丰满的金发女郎,而巴黎并不总是这样。

让-保罗·洛里默一直没有结婚。当他一直向上奋斗时,他没有时间和金钱;可当他获得了高位可以谈婚论嫁时,他仍然没有时间。

大约十年前有一部电影,迈克尔·凯恩在里面饰演的那名资深外交官就是没有时间找对象,于是在一流妓女身上排解性欲。让-保罗不情愿地认同了凯恩饰演的角色。

洛里默要去的那套公寓是一套维也纳式的小公寓。房主亨利·杜尚是他的一个黎巴嫩商业伙伴。亨利和洛里默一样有黑人血统,但杜尚还有些阿拉伯血统。当然,他是个精瘦的黑人,个头更高——他也一直未婚,并且喜爱丰满的金发女郎。

亨利也喜欢优雅从容的金发男子,这类事情在中东很平常,但是他察觉到让-保罗在那种氛围下不大自然,所以当让-保罗来到镇上时,他就把他们从公寓打发走,换上几个丰满的波兰金发女郎或他们都喜欢的类型。有时找四个,有时甚至找六个。

我最好还是好好享受人生;上帝才知道明天会怎样。

让-保罗按下门铃,屋内毫无动静。

那天早上,让-保罗从巴黎给亨利打电话,想告诉他自己要来,但他没有接听。他是用董事会的一个电话打的,没有用自己的,以免通过通话记录被追查。他也没有在应答机上留言,理由同上。

但是,他知道亨利在镇上,因为他不在时会把电话线拔掉,那样的话电话就会响个不停,而不会激活应答机。

让-保罗等了整整90秒。他一边用欧米茄计时器计时,一边回头看科伯泽加斯大街,他知道,土耳其人攻到维也纳城门时,这条鹅卵石街通往山上陆军元帅拉德斯基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他将钥匙插入锁孔。

说不好亨利此时正在做什么,他或许不愿意马上停下来。给他90秒时间,只是出于礼貌而已。

推开门,可以听见音乐。让-保罗猜是巴托克的,这说明亨利在家。

“亨利,”他用法语喊道,“是我,让-保罗!”

没有人回答。

步入房间后,迎面扑来一种他不能立刻识别出的味道。起居室到亨利卧室的门是开的。床上一片狼藉,但是没有人影。

让-保罗发现亨利在小办公室里;亨利有些自负地将这间小办公室称为书房。

他坐在高背转椅的皮质坐垫上,双手被皮带捆在椅子的扶手上,浑身裸露,喉咙被深深切割,几近断头。

他那稍显松弛的毛茸茸的胸膛上浸透了鲜血。血液经由他的嘴部流下巴。

书桌上放着沾有鲜血的一把厨刀和一把钳子。面对眼前的景象,让-保罗自然感到不适,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产生类似于恐慌、反胃的感觉。

在联合国一路打拼期间,他有大量时间是待在像刚果这样的国家,已经习惯了尸骸累累的画面和气味。

他再次看看尸体和书桌,推断出他们在切断他的喉咙之前已经拔出了他的两片指甲,之后(很可能是后来)还拔下了六颗牙齿。身躯和手臂也有多处遭砍打的痕迹,用的很可能是刀。

我知道应该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但不知道会来得这么快。我以为我们至少还有两周时间。

有人看见我进来了吗?

没有。

我告诉司机的地址是在科伯泽加斯上方六英里处,而不是这里。我确信他在开走之前看到我走了上去,走近房子。

公寓里有没有任何证物?

他们对他做了这番事后,想来也不会留下什么重要、值钱的东西了。

不管怎样,这都不重要了。我该走了。

看来,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在巴黎等着我。

或许这只是给我的一个警告。

不过当然,我不能放松警惕。

让-保罗博士镇定地走出书房,拾起进门时放下的手提箱,停下脚步沉思了片刻,然后从袋中取出公寓钥匙,放在门边的桌上。

接着,他走出公寓来到科伯泽加斯大街,身后拖着手提箱。他走下山,来到公车站。当一辆公车开来时,他便上了车。

车子开到位于科特纳大道环街的维也纳歌剧院时,他下了车,换乘开往位于玛丽亚希尔夫大街维也纳西客站的公车。

他买了一张 EN262 次列车的单人包间票,是用联合国的美国运通白金卡付的款。

前往巴黎东站的列车 8 时 34 分发车。见时间还早,他便走出车站找了一家咖啡馆,点了双份生奶油咖啡,拿起书架上的一份《维也纳信使》,边喝咖啡边读起来。

〔二〕

2005年7月13日12时05分

法国,巴黎七区

先生大街7号

让-保罗悲哀地最后环视了公寓一遍。他知道,他将失去众多东西——不仅仅是近年来才买得起的精美古董。但是,对此他也只有无可奈何。

仔细权衡后,他也打算过在保险箱里留下近7000欧元。7000欧元相当于8000美元。但是,什么都不带走——包括保险箱里的钱,几乎可以肯定地迷惑住要搜寻他的人——至少在近一段时间里。

如果不留下足够的钱,从这儿是看不出他要去香格里拉的。在中央银行、新加坡COFAC银行、秘鲁信贷银行和阿根廷抵押银行分散的数额是160万美元。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对让-保罗而言简直无法想象。

在香格里拉,既有埃斯特普恩特的豪华套房,可俯瞰大西洋的洁白沙滩;也有乌拉圭塔夸伦博省以北上百里处的大牧场,占地两千公顷,远离尘嚣,饲养的牛群颇丰。

所有的地产和银行账户均在让-保罗·伯特兰的名下。他的黎巴嫩护照是由黎巴嫩外交部颁发的,上面有让-保罗·洛里默的照片和指纹。弄到这份护照成本很高,不过现在看来,显然是物有所值。

让-保罗随身只带着两个中等大小的行李箱,外加在维也纳时就有的便携手提箱。盛在这三个箱子里的是10万美元,每小捆5000美元,叠得整整齐齐,差不多都藏在鞋袜、夹克内袋等地方。他已经下了决心,如果到去香格里拉时无法通过行李检查,他就脱身离开,扔下这些现金。

他还有5000美元,千元一捆,共5捆,放在他的各个袋子和四份护照里。每份护照上都有他的照片,但没有一份是由政府颁发的。

拖着两个行李箱,让-保罗有些不大好上车,很不容易才叫到出租车。不过之后,一切就很顺利了。

他从戴高乐国际机场乘坐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卡萨布兰卡的穆罕默德五世机场,身份是奥马尔·德尔·丹蒂,摩洛哥公民。两小时后,他化身莫里斯·利兰登上一架法国航空的航班,前往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国际机场;当晚9点30分,他登上了去往巴西圣保罗的意大利航空航班。之后,他搭乘一架巴西的地方航空公司——东北地区航空公司的双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圣玛丽亚。

抵达圣玛丽亚后,他给牧场经理打了个电话,然后上了一辆硕大无比的公交车。他觉得,这车比他曾坐过的美国任何灰狗长途汽车都更棒——每个座位都配有电视屏幕、冷自助餐,甚至还有红酒(虽说是无牌混合的)。公交车的目的地是两百多里之外的雅瓜朗——一个横跨巴西和乌拉圭边界的农业镇。

里卡多——他的牧场经理,开来了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正在那儿等他。在一家稍

嫌简朴但其实也很不错的饭店，他们喝上了质地好得多的红酒——当地的墨尔乐红酒^①。然后，他们开车出镇，也就是说，驶进了乌拉圭。如果说两国边境上有类似于护照监察的话，那么，洛里默并没有看见。两小时后，陆地巡洋舰开上了一条平整的碎石路，驶过一个写着“香格里拉”的铁质标识。

“欢迎回家，博士。”里卡多说道。

“谢谢，里卡多。”让-保罗说道，“我打算在这儿待一阵子。越少人知道越好。”

“明白，博士。”

“我想，坦率地说，里卡多，你明白我非常愿意有人陪陪。”

“今晚吗，博士？您旅途过来一定很累了。”

“那就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唤醒我的活力了。”

“我们有一两个少女，是年轻的女孩子。”里卡多说道，“您可能会感兴趣。”

“很好。”洛里默说。

十分钟后，陆地巡洋舰停在一栋连绵的白色单层楼石房前。

六名仆人立即从房子里出来，欢迎埃尔·佩特伦回家。其中一个女孩肤色白皙，大概16岁左右，看上去的确让人颇有兴致。

洛里默博士一边走进房子，一边朝她微笑。

[三]

2005年7月20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莫

哥伦比亚大街4300号

美国大使馆

J. 温斯洛·马斯特森今年42岁，是个肤色很深的非裔美国人，穿着讲究。他几乎算是个好斗的美国人，厌恶大部分法国性质的东西。此刻，他正倚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看着外边的抗议游行。

马斯特森的办公室在大使楼的二楼，就在大使厅下面。马斯特森是副馆长——即二把手，或称执行官员、副大使，目前是美利坚合众国驻阿根廷共和国的代理特派公使兼全权大使。

大使胡安·曼纽尔·西尔维奥正在他们的“一衣带水”之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和美利坚合众国驻乌拉圭的代理特派公使兼全权大使迈克尔·A. 麦格罗里多多少少吃过一些工作餐。这两位大使或其馆长每两周定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会面。

西尔维奥乘坐了红眼航班——从豪尔赫·纽贝里机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的首架航班。该航班每26分钟一趟，早7时5分到达蒙得维的亚。西尔维奥会乘坐下午3

① 一种无甜味的红酒，用原产于法国南部及意大利的一种葡萄制成。——译者注

点10分的Busquebus公司的高速轮渡回去。这种高速双体渡船只需三个多小时便可完成行程。大使说,这些时间他在舒适的头等舱里不受干扰,可以处理堆积在案头的那些繁琐的公文。

马斯特森心想,今天的游行人数可能达300人——敲锅打盘的、被拦在栅栏外边的,骑警或许有50人——半数的确就是骑在马背上。

游行者们挥动着横幅——至少他们认为电视摄像机在拍摄时是如此做的,抗议国际基金组织在此充当的角色、美国的财政政策以及美国。至少有六张横幅是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画像。

阿根廷对格瓦拉的谄媚让马斯特森又惊又恼。他承认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抱有一丝赞赏,后者在古巴的山脉里吸收并培训了少数人手,然后推翻了古巴政府,并在此后一直横眉冷对世界列强。

但是,格瓦拉的情况不尽相同。他是阿根廷人,原是医生,曾任职于卡斯特的军队医疗队。但据马斯特森目前所知,那便是他为推动共产主义事业所做的全部努力。作为革命者,他一直以来都是个巨大的失败者。他对非洲所做的共产化尝试是一场灾难。一百来号非裔美国人组成的秘密特遣部队便轻而易举地让他夹着尾巴逃离了非洲大陆。当他转移到玻利维亚后,一支更小的绿色贝雷帽秘密团体正在等着他,这个团体主要由古巴裔美国人组成。这次的结果虽不至于挫败他的革命热情,但也使他成为遍布拉美的笑柄。

绿色贝雷帽几近成功。例如,他们几乎已经欣喜地报告说,格瓦拉带领一支冠以“革命军”之名的特遣部队进行通宵训练,一下子就在穷乡僻壤里迷了路,四名手下在试图过河时淹死,而且花费了两个星期才回到基地,途中靠食猴子和和其他小型可食丛林动物勉强过活。回来后,他发现基地受到了玻利维亚军的监视。原来,一个农民以为他们是毒品贩子,于是将革命军报告给了玻利维亚政府。

然而,玻利维亚总统并不以当众羞辱他为乐,也不认为这是对付格瓦拉的最佳办法。他即刻下令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律,携带武器且意图通过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者应处以死刑——随后立即执行。于是,格瓦拉成为了一个传奇,而不是笑话。

“想入神了,杰克?”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是亚历山大·B. 达比。达比的官衔是使馆商务专员,但在高级官员中间,他实为中央情报局站长的身份已不是什么秘密。

马斯特森回过头去,朝这个留着一抹小胡子的小胖子一笑。

“还是和平常一样,一些对格瓦拉不友好的想法。”

“他们还在那儿?”

马斯特森点点头。

“像是要下雨了。希望下起来,那样他们就会走了。”

“这帮乡巴佬才不会呢。”

“你准备好了吗?”

“听您吩咐,先生。”马斯特森说道,走向门口。

马斯特森正和达比一起，哼着歌准备开车回家。达比住在他家附近，也在圣依西德罗的市郊。马斯特森自己的使馆车出了小意外——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此刻正在维修。

“老板回来了吗？”他们走进通达地下室的电梯时，达比问道。

“很快就回来，他乘了 Busquebus 公司的船。”马斯特森回答道。

“或许他也希望会下雨。”达比说。

马斯特森颌首微笑。

就算使馆外边的游行什么别的事也没做，光是在使馆的地盘进进出出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了。游行者确信摄像机会跟随他们，冲到周围的使馆车辆前。他们在车顶猛踩，朝车里的人挥舞拳头——虽然他们只看得清司机，因为后车门的玻璃颜色很暗；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搞太大的破坏活动。但是骑警为此得花一番时间把他们驱散开，好让车辆通行，而且总是得提防着碾过某个游行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某个无人留意的游行者突然开始朝摄像机咆哮，大声控诉英美帝国主义者恶意踩他的脚。要想出现在晚报消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号》这类小报上，这招几乎是必胜法宝。

电梯将他们带到地下室。这里光线昏暗，一面墙边停着一排车。大多数是私有车辆，属于使馆的二级人员——官衔不足以拥有使馆公务车辆和司机，但是可以在地下室拥有一个停车位。使馆外边有一块预留区，以备车位不足之需。

紧邻沿地下室而上的斜坡的停车处，供停使馆车辆、用于出租服务的 Jeep Wagoneer 类旅行车以及六辆几乎一模一样的“使馆车”。这些都是全新或几近全新的宝马车，都是深蓝色、黑色的五系列和七系列车型，且均为装甲车。也都是外交牌照。

马斯特森和达比穿过地下室时，其中五辆正整齐地停在那儿，里面有供大使使用的那辆配有备用轮胎的黑色豪华 760Li 以及达比、总领事和肯·洛厄里各自的车。洛厄里是大使的安全官员。武官的车已经开走了——他喜欢早早回家；马斯特森的车去了维修店，更换右前方的挡泥板。

达比的司机一直和其他司机坐在斜坡下边的折叠椅上，看到他们下来他便起身。等他们走到达比的车边，他为他们将两扇车后门打开。

之所以不难猜出亚历克斯·达比的实际身份是中央情报局的站长，原因之一就是有一辆专属的使馆车，而其他的随员都没有。

司机均为使馆私人安全保护服务雇员。他们都必须退休警察，这样才有权利携带枪支。而且，他们其实都受雇于阿根廷国家情报部门——即“阿根廷国家情报局”。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阿根廷国家情报局有些类似于阿根廷版的中央情报局、经济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三合一。

“我们要先把马斯特森先生送回家。”他们进车后，达比说道，“先去那儿。”

“其实，贝齐打算在‘堪萨斯’等我——应该已经在等我了。”马斯特森说道，“请开车送我到那儿。”

“堪萨斯”是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饭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地区圣依西德罗的解放者大道。想要离开使馆的地盘并不容易。首先，保安人员会检查司机的身份，然后是乘客的，并将他们的离开时间记录在相应的表格上。然后，出于一些马斯特森不想不

懂装懂的原因,他们会搜车,用一杆大圆镜,仔仔细细地从汽车尾部的行李箱、车身一直检查到底架。

至此,车辆才获许驶向大门。与此同时,三道三英尺高的路障将横在路面。这时,站在游行队伍旁边的门卫便会召集抗议者,其中一名骑警抽时间要求增援,其中24人要么跑向前去,要么骑马小跑上前,在游行队伍中间辟开一条车行通道。

然后,两扇大门打开,车辆离开使馆区,游行队伍开始做自己的事。

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损伤,但是宝马车顶的大部分都已经扭曲,正如一些游行队伍愤怒的脸庞。仅仅是“一些”。在马斯特森看来,多数游行队伍看起来都是乐在其中。

大约一分钟后,他们开过了游行人群,挤入了川流不息的车群,驶往解放者大道。

亚历克斯·达比朝住所的大致方向作了个手势,是大使的家——一座巨大的石砖建筑,面朝距使馆约五百码的解放者大道。

马斯特森望了望,只见一群游行队伍正从使馆跑向大使的住所。

“难怪他要不辞辛苦地乘 Busquebus 的船回去,”达比说道,“如果他一直待在使馆的话,他就得冒两次枪林弹雨,一次是冲出使馆,另一次是冲进自己家。”

在住所的一百码之外,使馆前那群民众的各式嚎叫声终于消散不见了。他们的右边是一大块停车场,有人在慢跑,有人在遛狗;左边是几排别致的公寓大楼,一直延伸到铁路桥梁。在桥的另一侧,左边是军队的马球场,右边是跑道和跑马场。马球场上没有任何活动,但是马迷们已经开始在为晚上的比赛排队了。

然后,街道的两旁又是几幢高高的公寓大楼。

他们在一条高架铁路下通过,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开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开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马斯特森常常想,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就像哥伦比亚特区,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就像是一个州,比如马里兰或维吉尼亚。

“看上去交通没那么糟糕。”亚历克斯说。

马斯特森向前靠去,望着挡风玻璃的外边。

他们正在开过家乐福——法国的一家连锁超市。马斯特森曾在巴黎使馆当过初级领事官员,并认为自己对法国人已有所了解——因此拒绝去那儿购物。

“没错。”就在司机使劲摁喇叭时,马斯特森说道。

宝马车的一侧被猛地一撞,紧接着是一阵金属被撕裂、压碎的声音。这冲击力使得达比和马斯特森在安全带上重重地一弹。

又猛撞了一下,这次是在车尾。他们再次感受到身体在安全带下的疼痛和压力。

司机开始用西班牙语机关枪似的诅咒。

“上帝啊!”马斯特森被猛地一弹,努力在座位里坐直。

“你没事吧,杰克?”达比问道。

“唔,应该没事。”马斯特森说道,“上帝啊!这些阿根廷的混账疯子司机!”

“放松点。”达比说道,一边用他那双老练的眼睛扫视窗外的形势。

马斯特森想打开门。但是门丝毫不动。

“我们得从你那边出去了,亚历克斯。”他说道。

“那可不容易。”达比指向车来车往的大街。

司机从车里出来,走进车流,像警察般举起一只手。马斯特森不由地遐想,这司机估计是交警出身。

一名警察跑上前来。司机厉声朝他说了一些什么,于是警察开始负责指挥交通。司机回到车里,达比和马斯特森下车。

马斯特森看见先撞到他们的那辆敞篷小货车开始倒车——是一辆四门的福特 F-250 敞篷小货车,散热器前部安了一组结实的不锈钢管。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敞篷小货车上常见的钢管(用以推动车辆摆脱乡村泥泞的道路)可能会有一两处轻微刮伤,而宝马车则该是需要添置一扇车门和后车身仪表板了。

接着,他便看到一辆大众高尔夫从后部撞到了他们。挡风玻璃的右侧已经碎了。他三步并两步来到乘客座门边,拉开车门。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正坐在那儿,手指摁着流血的额头,一脸迷茫。

马斯特森的想法很冷酷:要不是你觉得胆小鬼才会用安全带,你这鬼男子汉的脑门就不会想着要冲出挡风玻璃。

他朝这男人挥了挥手。后者好奇而气恼地看着他。

“我们帮你出去,先生。”马斯特森用流利的西班牙语说道,“我想你最好躺下。”

他发现司机是个迷人的女子——估计该是这位男子汉先生的妻子;阿根廷男人不让他们的女朋友开他们的车,因为害怕这样让他们看起来没男人味。此时,她一脸茫然,不过看上去并没受伤。她系了安全带,也使用了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

“亚历克斯,”马斯特森喊道,“帮这位女士下车。”

然后,他们从裤袋里抽出布手绢,按在男人流血的前额上,再把男人的右手按在上面。

“一直按着。”马斯特森边说边帮男人下了大众车,领到路边。他让后者坐下,问道:“需要躺下吗?”

“不要紧。”男人说道,“非常感谢。”

“你确信?身上没撞坏?”

男人扭动着身躯,像是在检查身上有没有摔断的骨头,然后虚弱地笑了笑。

亚历克斯·达比将年轻女人引到路边。她见到男人和他那沾满鲜血的手绢,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接着跪下去安慰他。

这是个亲密的时刻。马斯特森将目光挪开。

那辆撞到他们的福特货车此时正在从家乐福停车场消失。

那鬼崽子想逃跑!

马斯特森朝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大喊,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马斯特森指着那辆小货车,大叫司机正在逃跑。

警察做了个表示明白的手势,但是他此刻需要维持交通,帮不上什么忙。

真是该死!

马斯特森从里袋掏出手机,按下一个自动拨号键。没有反应。他看了看显示屏。

没有信号格!我现在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没有手机信号的鬼地方!

达比看了眼马斯特森手上的手机,问道:“你是在给使馆打电话吗?”

“该死的,没有信号。”

达比拿出自己的手机,证实了这一点。

“我用无线电呼叫使馆。”他飞快地走到宝马车边。

一分钟后,他回来了。

“洛厄里问我们有没有事。”他说道,“我告诉他有麻烦了。他会派汽车俱乐部的一辆拖吊车来。叫车大概会需要一点时间。游行者还在那儿。”

“那个撞到我们的兔崽子溜了。”马斯特森说。

“真的吗?你肯定?”

“他妈的,我肯定。”

“放松些,杰克。这些是常有的事。好在没有人受伤。”

“他受伤了。”马斯特森指着那位先生。

“警察和救护车会很快赶到,我确定。”

“我迟到的话,贝齐会火冒三丈的。”马斯特森说,“而且我还没法给她打电话。”

“用无线电,让一号岗的警卫通知她。”

马斯特森已经考虑过这点了。

“不行。”他大声决定道,“她肯定会气得不得了。我不想让士兵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又碰到了一场事故。”

[四]

2005年7月20日19时25分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圣伊西德罗

解放者大道

堪萨斯饭店

伊丽莎白·马斯特森(昵称“贝齐”)今年37岁,身形高挑,五官鲜明,黑褐色皮肤,这不由让她猜想自己的祖先是瓦图西部落的。此刻,她正独自坐在堪萨斯的一个吧台边——这家高档牛排餐厅唯一允许抽烟的座位。在过去的十分钟里,她已经看了五次手表。她哼了一声,开始对广大男性心生不满,尤其是杰克——她的丈夫。她向侍应生做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阿根廷拉加德的墨尔乐红酒,然后点燃另一根烟。

他真可恨!明明知道我讨厌单独坐在酒吧,好像是想找男人一样。而且他说了,会在6点45到7点之间赶到这里的!

杰克的使馆车已经遭遇了小事故——又一次小事故,本月的第二次——此刻正在汽车修理厂。现在,他得搭车上下班——和使馆的商务专员亚历克斯·达比一起。杰克已经给她打过电话,问她能不能在“堪萨斯”捎上他,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亚历克斯不方便送他到家。

马斯特森和达比两家都是第二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都选择了使馆在圣依西德罗的住所,而不是巴勒莫或贝尔格拉诺的公寓。

他们第一次经历告诉他们,使馆在市区所租的高档公寓有一处不利:公寓当然更靠近使馆,但是,环境很嘈杂,电梯和空调有时候没法用,停车需要绕过狭窄的过道才能抵达拥挤的车库——有时候还在街道水平面的两层楼以下。而且,游泳池是公用的——如果有游泳池的话。

使馆在圣依西德罗租的房子非常好,有花园、供室外烧烤的烧烤小屋和游泳池。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这点就很重要,而马斯特森有三个孩子。圣依西德罗的学校也更好,购物也方便,解放者大道的两侧有繁华的店铺和许多美食餐厅。当然,对于国务院称为“私有车辆”的车子来说,在那些地方的车库停车也都很方便。

马斯特森的私车是一辆克莱斯勒 2004 款的深绿色城乡厢式旅行车。考虑到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行车,你就得要个够大的家伙。不过,这车的确很大,贝齐甚至懒得去想把这个被他们一家人称为“小公交”的东西停到市里的地下车库。

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杰克或其他人吃午饭时,她从不用车库。“小公交”有外交牌照,这意味着你可以想停哪儿就停哪儿。不会开你的罚单,也不会把你的车拖走。甚至超速了也没人会拦你——外交豁免权。

在圣依西德罗享用住房、热闹店铺、可口饭馆和好学校的代价是——每天通过解放者大道往返于家和使馆之间,途中的交通状况近似于疯狂,且每次需花费半个小时,有时候得 45 分钟。

她的酒吧侍应生——照应椭圆吧台区的四人中的一个,走了过来,一手拿着瓶拉加德红酒,一手端着清水。他扬起眉毛,问她是否需要再来一杯。

“很好,谢谢。”贝齐用西班牙语说道。

侍应生几乎将酒斟满至杯缘。

我或许不该这么喝,她想。他们这里的风格是豪饮,两玻璃杯就相当于一瓶了。要是喝下半瓶酒,我估计会和杰克说些让自己以后后悔的话了——无论这些话多么有理。

但是,她还是小心地端起杯子,吞下大大的一口。

她抬头看了看嵌在墙上供顾客看的两个巨大的电视屏幕。一台屏幕上播放的是英式足球——阿根廷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称之为“足球”,另一台屏幕上转播的是新闻频道。

哪个频道的声音都听不到。

典型的阿根廷做派,她恨恨地想,与其选择提供一个频道的声音惹恼另一方观众,不如折中把两个频道的声音都给关了。这样一来,就谁也不会恼火了。

她并不是很懂足球,于是将注意力放到新闻上。又是一场在美国使馆举行的示威游行。大群大群的人敲锣打鼓,挥舞标语,其中还有几个标语上面写着“格瓦拉”——他们不知为什么着实惹怒了杰克——正被骑警维持在栏杆之外。

那应该就是杰克迟到的原因了。他出不了使馆。但是他本可以打个电话过来的。

一个身着商务套装的人出现在屏幕上。他站在麦克风前,相貌威严,胡须灰白。贝齐认出了他。此人是一名富商,他那 20 岁出头的儿子曾惨遭绑票,此事风闻一时。赎

金勒索得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绑匪还一根根地剁下男孩的手指,寄给他的父亲,证明孩子还活着。就在父亲付款后不久,男孩的尸体被发现了——脑部中弹。现在,这位父亲是总统及其政府最大的一根肉中刺。

绑票是阿根廷的一桩大买卖——有时参与其中的还有警察。《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一份美属英文报纸,当日早晨曾报道一名13岁女孩遭到绑票,之后被贩卖入妓院。

如此美丽的国家,如此丑陋的问题。

图像转换到一名二流的美国女影星,在通过埃塞萨国际机场时被一群影迷簇拥着。

贝齐喝下一大口美乐红酒,再次检查了一遍她的丈夫是否已经出现在酒吧入口,然后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电视屏幕上。

十分钟后——呵,真是受够了。让他见鬼去吧。就让他到路边去拦一辆出租车。真抱歉现在没有在下雨——她将美国运通卡搁在吧台上,以目光示意侍应生,手指指着运通卡。他微笑着点点头,走向收银机。

他把账单放到她面前的吧台上。她看见两杯非常不错的美乐和一盘很棒的奶酪饼干总共为24.5阿根廷比索。或者说,仅仅为8美元。

她感到一阵内疚。马斯特森一家第一次来阿根廷时就生活得很不错了,那时比索和美元大致等值。现在比索大幅度贬值,他们便过着像帝王般的生活。条件真的很不错。不过周围却在上演着这么多的苦难,要想与此同时完全沉醉进去享受是不可能的。

她点点头,侍应生拾起账单和她的信用卡,走回到收银机旁。贝齐打开钱包,拿出一沓比索,从里边抽出一张五元的。不知为什么,你不能通过信用卡付小费。五比索相当于20%的比例,杰克总是和她说,阿根廷人拿到10%的小费就很高兴了。但是,这名侍应生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总是尽心尽力地照应她,而且他挣的钱估计也不不多。五比索有60美元了。

侍应生拿着美国运通单据回来了。她签名后留下副本,将五比索放在原件上,推给吧台另一边的侍应生。

“非常感谢,夫人。”

“别客气。”贝齐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

她将信用卡放回钱包,钱包放进手提包,然后合上包。她滑下酒吧高凳,朝门口走去,便看到了厨房。厨房特意展示在一堵厚玻璃墙后。她总是对某种程度上确为“疯狂掠食”的事情非常入迷。穿着厨师白大褂的一定不下20人,侍弄着六个不锈钢炉子、一个巨大的木头燃料烧烤架和其他厨房用具。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堪萨斯饭店里的无烟餐厅很大,且通常人满为患。

门口的前厅挤满了前来预定的人,女迎宾员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等待餐位的名单上。其中一名迎宾员看见贝齐过来,连忙上前为她开门。

贝齐出门,走入解放者大道,但环顾街道左右,并没有看见她的丈夫。她朝右侧的人行道走去,前往通往堪萨斯停车场的自泊入口。通往饭店后部大停车场区的入口有两个。另一个入口提供导车服务。

贝齐从没有使用过这一服务。很早以前,在他们刚一来堪萨斯的时候,她就认定了

这种服务就是活受罪。停车员都是些小伙子，他们帮你开门，给你一张领车单，然后便忽地蹦上车，一头将车扎进停车场，留下一阵车胎的尖叫。然后，他们开始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在不把挡泥板刮掉的同时将车和其他车挨得尽可能近。

然后，在你离开的时候，你必须找到领车单，并站在外边等着停车员露面，这样你才能把单子给他。接着，他会跑进停车场。几分钟后，“小公交”就会伴着轮胎的尖叫来到你面前了，而停车员也会笑嘻嘻地蹦到你面前，伸出一只手讨小费。

还是自己来停“小公交”比较方便、快捷。吃好饭后——或是在等待了一番连打电话告知自己要迟到的基本礼貌都没有而且连电话也不回的丈夫之后，你只需走进停车场，进入“小公交”，然后开车走人。

她今天赶到的时候，停车场几乎满了，于是她不得不几乎把车停到停车场的后部，这样才停得下“小公交”。不过没问题。还没那么偏，停车场的灯光很充足，在一排排泊车之间的小绿化区之间，高杆上安有明亮的灯盏。

可她发现照在“小公交”上方的灯坏了，于是不禁感到有些吃惊，也有些恼火。当然，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她想，自己看来是要花一番功夫才能找到车上的钥匙孔了。

当她终于来到“小公交”旁边时，发现情况更糟了。一些混账——估计是其中的一个停车员——已经把一辆标致轿车紧靠着左边车门停下，她现在根本没法开那扇车门，除非被那辆脏兮兮的标致车或“小公交”（它也该洗个澡了）刮伤自己的臀部和/或胸部。

她绕到“小公交”的右侧。光线很暗，她一度考虑要不要用打火机来照明，不过总算是有些困难地将钥匙插进锁里，开了车门。

她身着紧身裙，所以，唯一能够爬过乘客席及堆放在其间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最终到达方向盘面前的办法就是——将裙子撩过胯部。

救火的事情最要紧。放下手提包，撩起裙子。

她打开滑动门，把手提包扔到座位上。前门突然砰地关上了。

搞什么鬼？

她去探看是怎么回事。

一个男人从车丛中走上前来，手里有什么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要给我扎针头的疯子吗？

她首先感到两只手臂从后边截住她，然后一只手掩住她的嘴。

她开始挣扎。那个男人朝她走来了，像是要抱住她；她试着咬住她嘴巴的那只手。臀部一阵刺痛。

哦，上帝……

四分钟后，一辆深色车窗和外交使团牌照的深蓝色宝马 545i 被拖出解放者大道的车流，停在了路边。这里清楚地标示“此处严禁泊车”；不过和以往一样，还是停着两辆贴有“外交使团”标记的车。

在宝马车的后部，杰克·马斯特森将身子转向亚历克斯·达比。